



# 被爱的痕迹

□作者:马亚伟



# 一口甜糯 一花灯

□作者:叶荣荣

就会如约而至。每个单位都有分派的任务,制作花灯送展。父亲的巧手此刻得到了充分展现,他扎的花灯精巧别致,常常得到厂长的夸赞:“给厂里省钱了。”

舔着嘴角残留的香甜糯糯,父亲唤我去街上观灯。平日的交通要道南北大街成了人的海洋、灯的世界。琳琅满目、多姿多彩的花灯、鱼灯、龙灯、宫灯沿着大街两侧一字排开,我左顾右盼,看花了眼。最吸引眼球的是走马灯,蜡烛吐着红红的火舌,浓浓的烛烟腾空而起,剪纸的投影在灯笼罩壁上马不停蹄地打转,一幅幅活潑有趣的动画在孩子们的眸子里跳跃撒欢。

我终于寻到了父亲扎的花灯,我骄傲地欢呼,举起手里的小花灯。这是父亲特意为我扎的,灯火微弱,却有如一盏聚光灯,将小萝卜头们的羡慕嫉妒都引了过来,如潮水澎湃,将我淹没,是幸福的淹没。

夜色灯辉,人欢潮涌,皴裂的脸庞与俏丽的花灯贴得那么近、那么亲,宛如一张张最美的年画。数九寒天,滴水成冰,元宵的暖驱走了人间的寒,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升起一盏花灯。

年年春节岁岁元宵,当我的孩子也像我当年一样喜食汤圆、爱玩花灯,元宵节也成了他的期盼。

外婆早已作古,父亲也垂垂老矣,县城的元宵灯会不再如约而至。孩子吃饱了速冻汤圆打着嗝,提溜起他的外婆买的塑料花灯,在巷子里晃悠。我跟在后面轻轻地走,暗自猜想元宵节在他心里的模样。也会是一口甜糯一花灯吗?

自小对糯米吃食情有独钟,且喜甜,汤圆是当仁不让的最爱。

元宵到,汤圆笑。记忆里,外婆是会做汤圆的。去菜场买回碾成细末的糯米粉,取适量,一点点加水,反复揉捻,和成面团。面团切成若干块,每一块搓成条,每一条再掐成若干个面疙瘩。外婆的巧手将面疙瘩飞快地揉、搓、旋,大拇指摁出窝窝,塞入白砂糖黑芝麻猪油调好的馅料封口,就成了。

浑圆雪白的汤圆整齐地列队在案板上,赏心悦目,惹人喜爱。水开了,汤圆争先恐后跳进沸锅,然后匍匐在水底,睡着了一般。我有耐心静静等待它们苏醒。

它们浮上水面,全身闪烁着诱人的光,淘气地翻滚。外婆麻利盛起一碗,放上一大勺糖:“吹吹,烫。”

滑溜溜的汤圆到了我的嘴边也就无处可逃,小心翼翼地咬上一口,就咧开了嘴,看着我笑。绵软黏糯,滚烫香甜,从喉咙滑进肚里有着难以言说的快感。促使我一口气将它们全部吞没,还将汤汁吸得一滴不剩。

“好吃!”我摸着饱饱的肚子打了一个嗝,甜糯的滋味呼之欲出,弥散开来,元宵节的气息随之弥漫开来。

元宵是年的尾巴。过年热烈、喜庆,犹如蟾宫折桂的状元郎,在众人的翘首企盼中,大旗旗鼓春风得意而来。元宵温馨、欢乐,宛如藏在深闺的小家碧玉,于众人不经意间,掀开门帘,走进了点点灯火里。

过年舞龙,元宵看灯。从我记事起,县城的灯会在元宵

了,它们带给我们那种熟悉亲切的感觉永远都在。

被爱的痕迹,书写着世间最温暖的语言。老家是我们最温暖的巢,当我们羽翼丰满之时,总想满世界去闯荡。走过了千山万水,经历了人情冷暖,生活一次次告诉我们,幼时那段单纯美好的时光,是我们一生最被珍爱的阶段。长大之后,我们遇到友情、遇到爱情。但友情会走散,爱情会背叛,只有曾经的爱永远守候在原地,此生不离不弃。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,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。上级、同事、客户还有陌生人,这个过程中,我们可能会被善待,甚至会被爱。但同时,我们也会尝到被忽视、被辜负、被伤害甚至被侮辱的滋味。辗转流离之后,我们才懂得,真正的被爱,是童年时被家人爱着。那些被爱的痕迹,永远不会消逝,反而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深刻。那些一触就触到心动的痕迹,让我们一次次泪流满面。

老家的一草一木,老屋的一砖一瓦

瓦,父母为我们做的一蔬一饭,都有被爱的痕迹。只有回到原点,我们才明白自己曾被深深地爱过,而且还会被深深地爱下去。团聚之后是离别,当我们再次起飞的时候,这些被爱的痕迹,会给我们无限的底气和动力。尘世茫茫,我们都会带着爱继续出发,走向一个又一个远方和明天……



有网友晒出春节回家看到家中“被爱的痕迹”:那是一个小小的门把手,安在大门把手下面,是他小时候爷爷特意为他做的。网友们见了都很感慨,纷纷晒出了家中“被爱的痕迹”:外公给编的小背篓,正月初一早上摸到枕头下的牛奶糖和红包,吃到了老爸牌糖葫芦……爱这种抽象的情感,其实一直有形象的表达形式。

我不由四下打量起来,熟悉的老家,真的是有太多被爱的痕迹。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杏树,是父亲种下的。只因那年妹妹说想吃麦黄杏,我说杏的谐音是“幸”,杏树是幸福之树,父亲便在院中种下两棵杏树。多年过去了,两棵杏树更加枝繁叶茂。这两棵杏树,不就是被爱的痕迹吗?

我和妹妹的“闺房”,如今依旧保留着我们未出嫁时的样子:东面摆放着一排衣橱,书桌摆在窗前。母亲很爱收拾屋子,可她从不随便改变我们房间的布局。每次我和妹妹回家,都会觉得又回到了从前。我们房间的一角,放着一只很旧的木箱。这只木箱,是我上初中时,父亲亲手为我打的。父亲的木工活做得一般,但这只木箱做得相当精致,连我们村的木匠都夸父亲的手艺。这只木箱是父亲用心用情做的,能不精致吗?多年来,无论家里有多少新家具,我都舍不得丢掉这只木箱,只因为上面有被爱的痕迹。

环顾家中,到处是我们被爱的痕迹。南墙根的小菜园,种的都是我们喜欢的菜;屋檐下的廊子上,摆放着母亲当年为我的孩子买的童车,孩子长大后童车还留着;父母的房间,有一摞老相册,随手就可以翻看,里面的照片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得好好的;厨房里的碗筷总是摆在东面,保留着我当年的习惯……平时我都没有留心过这些细节。这些被爱的痕迹,很容易被我们忽略,可是它们无时无刻都散发着温馨温暖的气息,吸引着我们一次次回归。有时我很纳闷,为何每次到了家都有种特别安心的感觉,因为老家到处都是被爱的痕迹,即使这些痕迹被我们忽略

# 老宅不空

□作者:姜燕

春节假期回到早已无人居住的老宅看了看,两层半的小楼,混着小石子的水泥外墙有些地方已经脱落,露出里面的红砖墙,像旧大衣上破了个洞,露出里面颜色迥异的内衬,有着说不出的沧桑感。

正逢春节,老宅的木门上贴上了门神,门楣上方一个大大的福字,门框两边一对红底金字的春联给老宅增添了些许生气。进得门来客厅里旧家具还是从前摆放的位置,一楼二楼的房间堆着些从前的旧物。房间的后面是一个半露天的餐厅,一张旧木方桌靠右倚在墙边,一家人曾经围坐在这张桌子边吃饭聊天。一年又一年,做饭的人逐渐老去,吃饭的人长大了,离开老宅去了外面的世界。餐桌右边是露天的天井,四边的屋檐将天井的上空隔成了长方形的一块,小时候的我经常透过这片空隙,看向外面的蓝天,想象天井之外的风景。天井里有一口老井,移开井盖沉重发黑的水泥盖板,还能看到深幽幽的井水,只是井旁再没有了母亲洗刷刷的身影。

餐厅后面的厨房,老式的砖红色土灶,一口烧水

的大锅,两口炒菜的铁锅还在灶台上泛着旧的光泽。父亲抽着烟往灶膛里添柴,母亲在灶台上忙着炒菜的情形仿佛还在昨天。我一直记得灶膛里吞吐的火苗映得父亲的脸庞像喝了酒般红红的。厨房的后面是长方形的小天井和卫生间,墙上排挂钩空无一物,那里以前挂着一家人洗脸的毛巾。洗脸池上方,那面方形的镜子还在,虽然镜面有些斑驳却还能照见我染了风霜的脸,母亲曾对着镜子梳理她的头发,将长发利落落地挽成髻,用一个黄色的发夹夹住。

后院是堆放柴火和农具的地方,院旁院后曾经养着一群鸡鸭,一只金色的大公鸡总在清晨的时候打鸣,“喔喔”地叫醒睡梦中的家人。随后母鸡“咯咯”、大鹅“嘎嘎”地讨要吃食的声,邻家黄狗的犬吠声,渐渐响了起来,炊烟也升起来了,一日寻常的农家生活便在老宅里生动鲜活地开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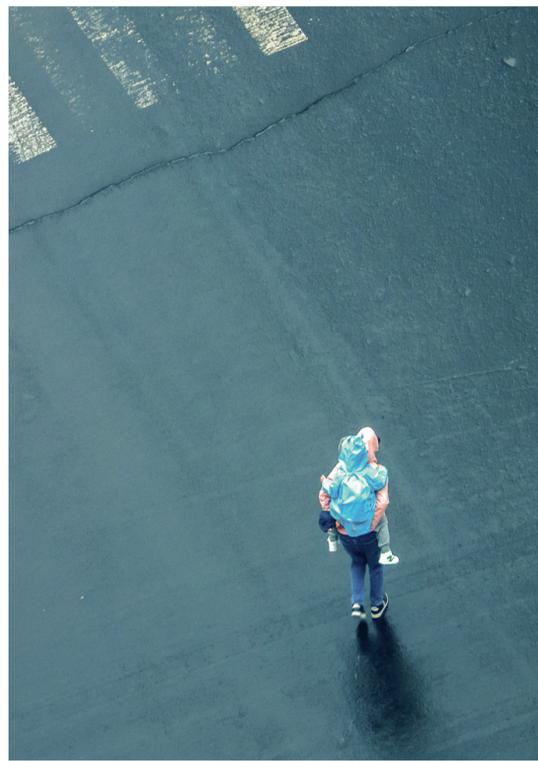
顺着楼梯走到二层半的露台上,顾着看拐角处贴的“上落平安”几个字,扶着楼梯栏杆的手不经意

间碰到了几处生了锈的地方,刺刺的有些扎手,而这刺刺的感觉透过掌心似乎传到了心里,让我的心里有些惻惻的疼。

站在露台上四顾,宅前的鱼塘水色浑浊,再看不到鱼儿水中游,远处叶子宽大的香蕉树和一棵杆竹子倒还是绿意盎然,一条旧的水泥路蜿蜒伸向村外。两侧邻居家的旧房子无声地立在那里,像是相携着一起老去的伙伴。小院、天井、厨房顶上,曾经青灰色的瓦片不知历经了多少风雨的侵蚀成了黑黝黝的颜色,一列列整齐地排在那,仿佛老宅的年龄。

老宅里曾经顽劣的孩童成了满面风霜的中年人,曾经健硕的父母已经眼睛昏花脚步蹒跚。老宅里曾经充满了一家人的欢声笑语,也曾盛满了一家人的悲欢离合。老宅子里有满满的记忆,有剪不断的乡愁。

老宅虽然无人居住,可老宅不空,它装满了一个个家庭的起落变迁,它承载着岁月的厚重,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,老宅是我心里永远的温暖所在。



背影 孙世华摄



山村 盛利者摄

# 美好的回忆是前行

□作者:荀虎

按时走进办公室,熟悉的绿植依然葱茏,一个春节假期的不照料它们丝毫没介意。我却有些恍惚,就这样重新开启一年的上班日子吗?那些假日多么慵懒,如果可以一直度假不上班该有多好?只不过植物不会这么想吧,它们随意,养在办公桌上与种在野外,都一样生机勃勃。

趁春节我们弟兄俩在家,爸爸带我们去伐树。年前他伐倒的那棵大杨柳,直径80公分,即便分为一米长,也要父子三人花大力气才能搬回家里。每年的假期,爸爸都能找点活带着我们一起去,想想并不是必要,这棵杨柳树搬回家,也只是烧火而已。

爸爸从来没见过,为什么要在春节这么休闲的空当里找点活给我们兄弟干?也许是要告诉我们,不要忘了根本,不要丢掉本色;也许是要叫我们注意保重身体,像他一样,70多岁高龄,仍然矫健有力;也许是要给我们传承吃苦耐劳的精神,即便是在大家都忙着欢喜过年

的时候,也要居安思危,有所建树。

没有什么肯定的答案,也没有可以确定的结论,我和弟弟心照不宣,各自有所品味,甩开膀子配合着拉锯,想到小时候一起偷拿爸爸的锯子去山上锯倒梨树,只为了做一只陀螺,相视一笑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年假里,走亲戚是必须的,打小就串来串去,都串成了肌肉记忆,哪天去哪家,都不用计划,腿自动就推着走去了。

随着年岁渐长,以前去到亲戚家只为吃和玩。现在去到亲戚家,原本以为会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事,到了坐下了,还是吃和玩。只是小时候吃的只有糖果,现在要喝点酒,以前是玩一会儿,就跑回家了,现在多喝两杯就住下了。

总以为假期那么长,足够走遍所有亲戚,等到突然说起几月几号,才发现,还有好多亲戚家没走到,又得等到下一年了。到亲戚家走一走,就只是去走一走,没有什么交换与利益诉求,每走动一次,亲情就浓烈一分。

没有什么惊天动地,没有什么新鲜奇异。或许,这就是春节的意义,平安度过,承前启后。它不仅是一个节日,更是一个传承,一种力量。记得亦舒说过:“回忆里没有苦涩,那是好事。”在这个时候,回想起来,确实没有苦涩,就已经足够了。

一年又一年,年年如斯的累积,回忆就美好了,化作前行的动力,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

